

一位退休教授看台北輔大 ——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

朱秉欣*

摘要

台北輔仁自創校迄今已達四十多年（一九六三至二〇〇五）。一如宇宙萬物的進化，輔仁也出現了不少變化。比較明顯的是十多年前的突變。簡單地說：突變之前輔仁的校風既純樸又高雅。許多神父、修女以校為家，同學們天賦很高尊師重道；學習的環境幽靜，學習的風氣良好。台北輔仁的校訓是真、善、美、聖，輔仁的教育目標是教人知物、知人、知天；追求科學真理之外，還要找到永恆的真理——上帝。輔仁的傳統特色是出錢辦事而不是興學賺錢。獻身教會的師長黑夜白日以校為家，所領薪金回饋教會。輔仁的優良傳統是教職員工們職掌分明，彼此間互相信任；校園內有事就有人做，有人就有事做。師長們教學認真，同學間情同手足。台北輔仁三創辦單位主權的消失是校史上的一大轉折。新校長大展鴻圖，設計開闢第二校區；事實上計劃未成，但校園的氣氛卻產生了轉變。相當明顯的是校董介入了校政。輔大附設醫院在施工前夕叫停是抹不了的鐵證。隨著多位副校長的增設、校園人事的大幅變動，同仁之間信任大減、士氣低沉。近年來，輔仁員工的怨言多，同學的批評多，上層主管對輔大的前途有隱憂。主要的理由是什麼？可能的答覆是：學生人數多、校方冗員多、校園變化多、校區商店多、水電浪費多、人事調動多、慶祝活動多、師長出國多、觀光考察多、團體邀宴多、院系評鑑多、學術交流多、校內開會多、文書宣傳多、政策改變多、校董干預多。人性本來傾向於私利，教育界人士同樣重名又重利。如何重振輔仁好學風，上層的主管責任重；欲保輔仁好傳統，祈求上帝賜恩寵。輔仁是天主教的大學。舊約聖經裡，天主有這樣的話說：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你的路線不是我的路線。

* 耶穌會神父。

為確保輔仁的傳統與它的優良學風，不能僅靠俗世的智慧與口才而更有賴天主聖神的指引。輔仁的師長及上層的主管倘能藉研讀聖經獲得智慧——愛人的神，則輔仁的精神傳統與優良學風必將永遠常存。

關鍵詞：台北輔仁、輔仁校訓、輔仁學風、輔仁傳統、輔仁突變、回顧輔仁、瞻望未來、天主恩寵、智慧——愛人的神

引 言

人生存於客觀的世界，但每人對世界事物的知覺免不了是主觀的。

本文對於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祇代表一位退休教授的觀察與期盼，失當之處，歡迎指正。

一九六六年，筆者由台北輔仁首任校長于斌總主教接受了第一張聘書。包括退休以來的兼任聘書，筆者已在台北輔仁任教快四十年了。本人為耶穌會士，但開始六年都應聘於聖言會主辦的外語學院；於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四系，主講心理學。上課地點是在外語及理工學院的綜合教室，學生共二百多人。教室是階梯式的，老師站在最低地位，同學們的座位則級級上升、高高在上。當時教室內沒有擴音設備，更沒有空調。同學們很少缺席無需點名。老師踏進教室，班長就喊立正、敬禮、坐下。老師開講，同學們靜聽；老師越講越有勁。下課之後，甚至週末假日還有同學們到台北找老師個別討論有關心理問題。回憶當時的上課，為老師實在是一種享受。說到這裡，我們開始碰到了本研討會的主題——台北輔仁的學風與傳統。

壹、台北輔仁的學風

一九六零年代與一九七零年代的輔大畢業生，現在大多已是年近花甲。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有的當上了大學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院長、系所主任等；有的從政，現在當了大官；有的經商成了商業巨子、董事長、大老闆；更有許多成了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教育家們都認為學生的成就也就是教師們的成功。教師的成功也代表學校校長以及各級行政主管的成就。談到學風，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觀察。

一、輔仁的校風：台北輔仁的校址選在台北縣的新莊。四十年前輔仁的周圍幾乎都是農田。在這綠野的環境裡，輔仁興建起幾幢四、五層高的西式大廈。在一大片空曠的校園裡，整齊美麗的花草把校園點綴成一個大花園。任何人從比較髒亂的小鎮踏進校園便呼吸到新鮮空氣而感到心曠神怡。輔仁校園以無聲的言語告訴大家，這是個清靜幽雅的教育環境。整體來說，輔仁的校風是純樸高雅。加上這校園裡首先居住的都是常穿道袍的神父、修女，輔仁的校風帶些神秘。在當時的周圍環境中，也許可以說：台北輔仁顯得既高貴又神聖。現任校長是當時的學生，他可以親身的體驗加以佐證。

二、輔仁的師長：直到一九八四年，筆者開始在輔大兼任行政工作。校務會議時，主席台上坐著一大排行政主管。主席是校長 羅 光總主教，其他都是穿著黑西裝帶羅馬白領的神父。當時，修女上台的並不多見。以校為家常駐校內的神父、修女至少一百多位。教職員工中，天主教徒的比率約為三分之一。全校的師長都是衣冠整齊，沒有教授穿拖鞋上課，更沒有老師穿短褲在校園內奔跑。師長們與同學之間的互動較多，同學們對師長明顯地表示敬愛。住校的同學們在男女宿舍，分別有神父、修女陪伴督導他（她）們。同學們遇有任何困難可隨時獲得幫助解決。當時的師長大多比較嚴肅，但尊師重道的風氣保持得相當良好。

三、輔仁的學風：二十多年前，全台灣的大學不到五十所，而且私立大學比國立的還多。每年參與大學聯招的考生約十二、三萬，真能被錄取進入公、私立大學的人數僅四萬左右，佔全體考生比率約三分之一。能踏入大學校門的考生，智商的總平均約為一百十五（I.Q. 115）。當時，智商在一百零五以下能跨入大學的僅約百分之一、二。台北輔仁在私立大學中應屬前端，所以學生的素質相當優秀。筆者曾經抽測輔仁八百位同學，所得的結果是：男生智商的總平均為 115.5，女生為 115.3。所以，過去輔仁同學們的天資聰穎，學習風氣良好。借閱圖書的人數很多。同學們在課餘之暇，個別向老師請教的大有人在。整體來說，過去輔仁的學習環境不錯，學習的風氣良好。同學們的行為表現可稱端莊純樸。那時代同學們的父母大概比較保守，同學們都重視生活紀律，顯得頗有教養。

貳、台北輔仁的傳統

台北輔仁是北京輔仁的復校。北京輔仁創於一九二五年，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一九二七年更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¹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天主教名人馬相伯與英斂之為輔仁大學的創始人。²前者曾於一九零三年在上海創辦震旦大學，³一年後放下校長職又創辦復旦大學；後者則於一九二六年初逝世。北京輔仁正式成立，羅馬教廷委託美國賓州聖本篤會會士負責。該會上司派奧圖神父（Rt. Rev. George O'Toole, O.S.B.）為

¹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五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頁三。

² 同上。

³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六九六。

首任校長。⁴台北輔仁繼承北京輔仁校名與其創校精神。

一、台北輔仁的傳統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到達完美的境界。台北輔仁的校訓是真、善、美、聖。所以輔仁大學的同學不僅是追求知識真理，同時還要求善、求美，甚至求聖。首任校長于斌總主教為校歌填詞時，他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吾校之魂，聖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福音勤播，神旨永遵；⁵來說明輔仁的教育目標以及輔仁的教育使命。三知二字指的是知人、知物、知天。這與敬天、恕人、約己、儉物儒家的倫理原則相近。校長身為教會的總主教，他不忘記他的神聖使命；所以他期望青年學生在追求真、善、美之外，還要追求聖。超凡入聖，神旨永遵。

北京輔仁始于一九二五，終于一九五二；它雖祇有二十七年的壽命，它的精神傳統都已深刻在校友們的心坎。台北輔仁所以能有今天，北京輔仁的傳統精神明顯地發揮了它的功能。在這裡，我們該向曾在北京歷盡艱辛的本篤會士、聖言會士以及避難來台推動輔仁在台復校的輔大校友們表達感恩。

二、台北輔仁的創建：一九六三年，台北輔仁於新莊復校。原南京總主教于斌，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為首任校長。大學由中國聖職、聖言會與耶穌會共同合作，三足鼎立；人事經濟各自獨立，分別負責文學院、理學院與法學院。⁶台北輔仁草創期間，經濟來源全由歐美募捐，即使中國聖職也都依賴國外友好支援。首任校長總主教，後又升為樞機主教，但大學的財務、人事，他不干預，均由三單位各自負責。校長可能盡力捐錢但不管錢，也不拿錢。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身為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亦即台灣天主教最高領導；他也不干預輔仁財務。屬中國聖職單位的第三任校長，依舊遵照原始協定，不干預其他單位的人事及財務；雖然聘請大學的教、職、員、工，都由校長發出聘書。台北輔仁傳統上的一大特色，一如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大學祇是拿錢出來辦大學而不是創辦大學為賺錢。

創校不久，由於社會的需求，台北輔仁迅速擴展。聖言會最早成立外語學院，耶穌會增設商學院（以後更名為管理學院），中國聖職增設藝術學院。輔仁校區幾乎每三年矗起一棟大樓。首任校長于斌樞機的願望是：輔仁要創辦十個學院。前三位校長任期共計三十二年。台北輔仁所以能如此順利發展，無疑地該歸功於教會神職人員辦校的

⁴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頁四。

⁵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年），頁三。

⁶ 朱秉欣，〈耶穌會與輔仁大學〉，《教友生活周刊》，第五版，2003年。

傳統。神父、修女不但以校為家，黑夜白日獻身於輔仁；連他們所領的薪金也都回饋於教會。自台北輔仁復校以來，耶穌會士獻身於輔大的已有八十多位，其中半數以上已去世歸天。仍在繼續服務的，包括神學院在內，尚有三十多位。聖言會與聖神修女會曾于輔大服務的人數可能更多。他們中不少是德國籍的神父、修女。中國聖職單位兩位偉大的主教校長在二十八年內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倆的傳統特色是知人善佳、大膽授權。由於三單位的負責人都是終生獻身的神職人員，校長雖不住校也可信任。凡遇重大事件，神父、修女們都會向校長請示報告，一般日常事務無需校長操勞。

- 三、台北輔仁的前輩：四十年前應聘輔仁的資深教授大多已不在人間。當時開始任教的年輕教授現在也已七老八十，不少已經退休。回憶當年的師長都是衣冠整潔、道貌岸然。他們準時上課下課，認真批改作業；課本之外分發大批講義，提供補充教材，少用錄音帶、錄影帶來替代。考試認真，評分嚴格，絕不輕易放水。同學們大多繩規蹈矩，師生互動良好；年長教授常獲同學們慇懃扶助。導師善用時機傾聽同學心聲，歡迎同學建議，儘量回應同學需求。教室內氣氛溫馨，同學們言行得體，師長們內心深感欣喜。導師為同學們的操行評分，同學們並不評量老師。畢業生懷念母校，以輔仁為榮；學成歸國、成家立業，不忘為系友會捐獻，支援學弟學妹。近年來校方能由國內外校友，獲得巨額募款，可見當年的同學，現在的年長校友如何關懷母校，深愛母校以及母系的學弟學妹。
- 四、台北輔仁的員工：往日輔大的服務人員，包括本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或秘書的青年男女頗多深愛母校；有的連續服務母校數十年而捨不得離去。所有服務人員及工讀生彼此間都能互助合作、相親相愛，與神父、修女們都變成親朋好友。校園內一片祥和氣氛值得留戀。輔仁的校園傳統，師生有敬有愛，全體服務人員好似一個大家庭。校區內哪裡有事，那裡就有人做；哪裡有人，那裡就有事做。一位神父擔任總務長，長達十八年之久。他至少每二週一次巡視校園死角；垃圾必須處理，水溝必須疏通。各棟大樓，夜間有人負責。電燈、冷氣機沒人使用時，立即有人關閉，週末假日不致造成大筆浪費。在濟時樓出現以前，輔仁的每棟校舍都是講究堅固耐用、美觀大方；不重視豪華的外貌，不浪費室內的空間。凡承包輔仁工程的建築師或營造商大多是天主教徒。他們儘量為輔仁節省費用，絕不浪費教會財物。

參、台北輔仁的演變

按進化論的觀點，宇宙萬物莫不隨時在變。在演變的過程中，有的是進化，有的是退化，也有的是突變。例如自然科學界經常在電視螢幕上呈現的：一隻鴨子忽然生了三隻腳，一頭小牛竟然出現了兩個頭。台北輔仁隨著時代巨輪的旋轉，也不斷演變。演變的過程中，有的確實在進步，也有的可能是退化甚至惡化。

一、台北輔仁的突變：首任三位校長領導管理的三十二年之間，輔仁的行政管理在體制上也曾有所改變；先是由完全的分治漸趨局部的整合。例如教務、訓導（現稱學務）、總務全部納入野聲樓綜合行政大樓。凡為全校同學共同使用的中美堂（大禮堂）、淨心堂（聖堂及心理輔導中心）、焯焯館（學生活動中心）、運動場所均由三創辦單位共同撥款興建。至於三單位按創校原定計劃與社會需要逐漸擴展的教學大樓、學生宿舍等雖經由校長核可，但一切費用及建築設計均由各單位代表通過主教團或修會會長同意，自行建造。三單位的神職人員平時都很節省，負責監督興建信義、和平兩大學生宿舍的外籍修士竟採用部份外國貨輪上卸下的門窗。

一九九六年，台北輔仁已有三十三歲。這次新校長已不再是教會的神職人員。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深獲董事會及教會神長的信賴。年輕力壯的校長新官上任，身懷雄心壯志，當然希望對台灣唯一的天主教大學有所貢獻。

上任不久，在幾位雄心勃勃的年輕教授支持下，發起輔仁體制的徹底改革，讓輔仁全校的人事、經濟由校長一人掌控。在不明瞭天主教大學的使命與特色、復校時三單位的苦辛以及三足鼎立相輔相成的原始協定，校務會議竟通過了全校整合的決議。三單位留下的積蓄約有台幣三十多億。

二、計劃的失敗與成功：一九九九年，台北輔仁編印「慶祝輔仁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⁷當時的校長在「未來展望」的標題下，刊出下面的一段：

為了培育值得依賴、能力過人、為人誠懇的學生，學校積極籌設第二校區，並在系所結構方面，力求周全完備，擴充成十二個學院的規模；在未來數年內預定陸續成立：體育學院、教育學院、傳播學

⁷ 北京輔仁創於一九二五年，本年二〇〇五故慶祝創校80週年，一九九九年為何大事慶祝創校70週年？

院；設立宗教學院、國際學院等。⁸

七年過去了，校長已換了兩任。台北輔仁還在原地踏步，不知第二校區現在哪裡。上面列出的五個學院，一個也沒有出現。台北輔仁要擴展到十二個學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值得令人欣慰的到是首任校長于斌的願望：輔仁要辦到十個學院。目前輔大按昔日三個創校單位，恰巧各有三個學院。二〇〇三年，社會學系所、社工系所、經濟學系所、宗教學系所脫離法學院，獨立成為社會科學院。加上耶穌會的附設神學院，台北輔仁正好是十個學院。第四任校長上任時，輔大已有九個學院、四十一個學系、五個研究所。最近三任校長期間，輔仁研究所增加了三十多個。這是在學術機構方面最大的改變。為應因教育的改革以及社會的需要，輔大在這方面的進步可算是近年來的一大貢獻。

三、輔仁人事的更替：第一、第二任校長兩位主政二十八年，三、四、五任校長總加起來才十二年。往年一位總務長可延續十八年，近年來總務長及總務處的人事，幾乎經常有所調動。往年的校長能因事、因病，一兩個月不到學校辦公，校務、教務、學務、總務各有主管負責。大小事務無需層層簽呈開會討論，在本崗位上各級主管獲得充份授權，隨時處理問題、解決問題；文書工作減少，處理時程快速。往年的董事們信任校長、尊重校長甚至順從校長，現今的董事會似乎在指揮校長、監督校長、評鑑校長。台北輔仁因教育部核設醫學院的要求，獲衛生署設置醫院的許可，台北縣政府已核發建築執照，經由羅馬派樞機主持動土典禮，建築師已領取一千二百萬設計費，辛苦籌劃五年的附設醫院竟於施工之前胎死腹中。這是輔仁突變之後的一齣悲劇。事後，還要退回恩人已經捐贈的兩億四千萬元及另一恩公捐贈的五甲土地。

近年來，董事會大幅改組，增聘專家、增設駐校董事，另分業務小組，可見董事們的用心良苦。

行政體制改變以來，副校長多了三位，增設的單位愈多，很自然地人員也大幅增加，開會的機會特多。午餐時間、午休權利也為會議剝奪。為了區區瑣事數十位博士爭論不休，難怪部份與會人士戲稱：現時代就是開會的時代。行政主管習慣把公文帶回家去處理，批閱公文甚至拖到習翌日凌晨，不知後現代的人們是否認為這就是革新？這就是進步？

⁸ 王初慶、林立樹撰述，〈未來展望〉，《輔緣》（台北：輔大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九二。

四、輔仁氣氛的轉變：自從神職人員由領導主管降為邊緣人物以來，輔仁的行事作風不知不覺地逐漸演化。比較明顯的是：輔仁開始重視包裝或說化妝，注意外在的美及媒體的宣傳。講的比做的更加響亮，寫的比實際表現的更加漂亮。中美堂房頂上每一個屋楞裝上一盞探照燈，整夜去照亮黑暗的天空是一個實例。

校園、校舍加上各式的燈光彩圖，的確比往日更加漂亮；部份校園的花草每隔數月更換一批，當然顯得新鮮可愛，但輔仁的開支自然也相對提升。

中美堂前砍下了大樹，擴展了廣場，鋪上精心設計的圖案為校園增添了美感，可惜磁磚脆弱、工程粗糙，現今彩色磁磚成了碎塊，孔隙間冒出了雜草。

輔仁草創時期的確是葦路藍縷，但經三十多年的經營，校園早已是碧草如茵、樹木成林。神職人員不善於裝飾，但更重視持久耐用。校園的確需要綠化，但整齊清潔更值得注意。附近明志科技大學的校園裡，琪花瑤草到處可見，但有專人管理。輔大校園全部外包，水管漏水處聽讓花草淹死枯槁；清掃樹葉帶走了泥巴，校園裡許多處的草皮已變了沙地。中央路兩旁的人行道將逐漸被灰塵所掩蓋；出入坐轎車的人平時碰不到灰塵，祇有走路的人才會注意。校園裡明顯地出現了：有的事沒有人做，有的人沒有事做。辦公室內的員工面對電腦看來都很忙碌，事實上不少人正在電腦裡與世界接軌，玩電動遊戲；士氣卻非常低迷。

五、輔仁學生的權益：天主教大學的教育常以學生為中心。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同時，特別重視學生的生活紀律以及他們的權益。近年來，校區內除了早有的幾家大型餐廳以外，增加了不少商店；有的明顯地傷害了大學的門面，有的利用原來的車庫改建。速食店、咖啡廳、糕餅店、自動販賣機大多就設在教室的旁邊。名義上是為了學生方便，事實上也是為了收租金的錢。當然，這是為學校有利，但破壞了大學的名譽，也傷害了同學們的學習風氣，助長了同學們上課時又吃又喝的習氣。

明志科技大學內，除了公共的大廚房、大餐廳以外，只有一家郵局而看不到商店。輔大校區內商店林立。說得好聽，這是考慮到學生方便，其實是讓青年學生掏空了口袋裡的錢。

台北輔仁前第三任校長在「輔仁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慶」的機會上，撰文二十八頁；談到輔仁當前的危機，引用了工友的話說：「輔

大已經不像天主教大學了」。⁹緊接著，又引用當年 BBS 網站同學們的長篇大論，有關社團合併的怨聲。同學們指出校方的粗暴，漠視學生的權益。¹⁰同學們的呼聲，為今天的行政當局，還有參考的價值。

輔大整合之前，分屬三單位的校區，花草樹木、水管電器各有專人負責；現今輔仁的門面、行政中心的周圍相當美麗，但多處側門及後半校園，亂草及垃圾沒人處理。進修成長學院將灰色的水泥道路畫上了彩色圖案，明顯地錦上添花，令人刺眼；而側門外輔大同學每天停放三、四百輛機車的空間，近年來未見有人清理。每年靠颱風來襲沖走了部份垃圾，現有十幾公尺長的水泥地面已經龜裂壓成碎塊、水溝蓋因而鬆動；輔大行政當局未見有人重視。以上僅是一、二實例，藉以證明輔仁還有人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說別人所不便說的。這也正好實踐輔仁校訓的第一個字「真」。

肆、瞻望未來

台北輔仁今後要將如何發展？是增設更多的學院、學系嗎，或再開闢另一個校區、招收更多的學生？按近年來社會變化：一、全台灣大學的數字在最近十多年內，由五十多所增加到一百六十多所，包括不少學院。二、台灣中、小學的人數近年來不在增加反而減少。三、爭取赴歐美留學的大學生、研究生每年增加。四、大陸的重點大學發展迅速，逐年吸收更多的台灣學生。五、台灣的工商鉅子往大陸投資發展的人數愈來愈多。在這現實的社會環境中，台灣大學生的來源越來越少。目前某些大學學院及系所已招不滿學生。前面提過，二、三十年之前的大學聯招僅錄取考生中的三分之一，現今的錄取率是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學生的素質明顯地鬆降。事實上，不少考生智商在一百以下也升入學大學。這現象祇有授課教授在批閱作業、評鑑學生成績時才會發覺。大學不在乎校園之大、學生之多，而更在教授教學與研究的認真以及學生素質的提升。

一、大事擴展的隱憂：近年來，台北輔仁研究所的數字增加了五倍、六倍，新聘的博士教師大幅增加；但各研究所的教授名額未見大幅提昇，部份研究所掛著虛位的教授，而任教的大多是助理教授還有某些講師。台北輔仁的校區不算大，比起北京輔仁已不算小。在生源逐漸下降的情況下，硬體建設是否還有擴增的必要，基礎科學的研究所是否對輔仁的名望有很大的幫助？假如五年十年之後，輔大招生不足；學生人

⁹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頁 25。

¹⁰ 同上，頁 27。

數由兩萬五千降至一萬五千，輔大的人事支出恐將難於負荷。二十年後，現任的教授團體平均年齡將近花甲，退休金能否保障值得注意。大學重質不重量，歐、美許大學歷時八十年、一百年很少有重大的改變，但在學術界的聲望卻常高高在上。

輔仁在台復校已快四十三年（一九六三至二〇〇六）。在這段時間裡，輔仁已逐漸成長如一棵大樹，掉落一些枝葉無關緊要。多年前，急迫催促輔仁整合的重要人物，大多已捨棄輔仁遠走高飛；輔仁並沒有開闢第二校區，也沒有創建十二個學院；輔仁依舊是輔仁。輔仁的校訓並未改變，天主教大學的精神繼續存在，輔仁的教育目標與福傳使命毫不動搖。

二、樂觀的建議：隨著大時代的轉變、社會風氣的轉移，願意終生獻身教會的人士越來越少；未來的時日裡輔仁的教職不可能有更多的神父、修女。輔仁體制的突變是禍是福將由歷史來驗證。值得慶幸的是輔仁自己培育的校友中已人才輩出。今天的同學四十年前並不存在。今天的校長便是四十年前的同學。四十年間生活在輔大的校園裡，幾乎每天作神職人員的同工伴侶。輔大的真、善、美、聖，為校長並不陌生。自小受過教會薰陶的哲學家深明人生的真諦，絕不致像某些野心的政治家們貪圖一己之利而迷失方向。任何團體的領袖，其主要功能有二：一是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服務信仰、促進正義是現時代天主教的崇高目標。輔仁的領袖們祇要以耶穌基督的眼光看事，以耶穌基督的耳朵聽話，應不致發生偏差。耶穌基督曾說：我來是為人服務而不是受人服侍。輔仁天主教大學的師長們都該懷有為青年男女服務的精神。

為維持古老的傳統與良好的學風，人生哲學一門是台北輔仁自創校以來所規定的必修課程。四十多年來未曾鬆懈。輔仁改制以來，神、哲學院的教授們特別在每一學院、學系推廣專業倫理，這為輔大師生在人生的旅途上多了一盞明燈。隨著經濟的發達、社會的繁榮，台灣青年傾向於自我中心、貪圖吃喝玩樂，輔大教育課程特別推介「服務學習」，培養同學們跳出自我、關懷他人。為宏揚輔仁天主教的福音精神，新校長上任以來特別邀請一級主管，每週一小時研讀聖經，且聘聖經學家從旁指導。校長的特別措施正證明他心懷大志用心良苦。台北輔仁四十多年來堅持信仰自由，但由研讀聖經學者專家們不難發現，原來科學的真理之外還有啟示的、超自然的真理。歐、美的天主教大學，神職的教授人數也在快速減少，但其他的教職員工不少是天主教徒。台北輔仁為教會接納為天主教大學，教職員工中信徒的比率

不到十分之一。就讀輔仁的學生中，天主教的信徒不到百分之一。可見台北輔仁要保持輔仁傳統、永延輔仁學風實在是任重道遠。不過，無論神職人員如何短缺，校牧與宗教輔導絕不會取消。使命與特色的副校長大概是一位神父或修女。所以懷有信仰的校長、深信全能天主的照顧，不論遭遇任何驚濤駭浪，祇需注視救主基督，大海也會立即風平浪靜。自第三任校長接掌以來，台北輔仁開始與世界接軌，與五大洲的高等學府結拜姊妹。最難能可貴的是與北京輔仁相互擁抱、重修舊好。希望北京輔仁也能奔向真、善、美、聖的光明前程。

本文屬應邀撰寫而非自由投稿，全文似乎並非學術研討而更像實務檢討；不妥之處，敬請指教。

參考資料

- 朱秉欣，〈天主教為什麼辦大學？〉，《益世評論》，2004年。
- 朱秉欣，〈北京與台北輔大的傳承〉，《益世評論》，2004年。
- 朱秉欣，〈耶穌會與輔仁大學〉，《教友生活周刊》，第五版，2003年。
- 朱秉欣，〈輔大兩位偉大的校長〉，《益世評論》，2003年。
- 朱秉欣，〈德高望重的袁廷棟院長〉，《益世評論》，2003年。
-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2001年。
-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
- 張春申，《于斌樞機與輔仁大學——教育理念的泉源與大學使命的實踐》，2001年。
- 習德賢主編，《輔緣——輔仁大學7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陳福濱主編，《于斌樞機教育理念與天主教大學使命》「輔仁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慶」特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